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(下册)

第二版

高玉 主编

我说道：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往车外看了看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



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大座上。于是计引着车的泥工，心里很轻松似的。过一会说：“我走了，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几遍没人，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去去的人里，便不见了，我便进来坐下。我的眼泪又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(下册)

第二版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高玉 主编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:全2册 / 高玉主编. —2版.
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8.6
ISBN 978-7-308-18244-7

I. ①中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—高等学校—教材②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
品综合集—高等学校—教材 IV. ①I 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5479 号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(第二版)

高 玉 主 编

责任编辑 叶 抒

责任校对 牟杨茜 杨利军

封面设计 续设计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63

字 数 1165 千

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2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8244-7

定 价 146.00 元(全 2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:(0571)88925591;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目 录

“十七年”文学

小 说

- 创业史(节选).....柳 青(1)
- 红旗谱(节选).....梁 斌(11)
- 林海雪原(节选).....曲 波(19)
- 青春之歌(节选).....杨 沫(32)
- “锻炼锻炼”(节选).....赵树理(38)
- 百合花.....茹志鹃(52)
-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.....王 蒙(58)

诗 歌

- 苹果树下.....闻 捷(83)
- 草木篇.....流沙河(85)
- 甘蔗林——青纱帐.....郭小川(86)
- 葬 歌.....穆 旦(88)

散 文

- 荔枝蜜.....杨 朔(92)
- 长江三日.....刘白羽(94)
- 花 城.....秦 牧(100)

“文革”文学

小 说

- 虹南作战史(节选).....上海县《虹南作战史》写作组(104)
- 第二次握手(节选).....张 扬(114)

诗 歌

- 毛主席画出红天下.....张鸿喜(121)

毛主席到我们船上来了·····	王兴国(122)
毛主席恩情深似海·····	杨进飞(124)
红心向太阳·····	于德成(125)
焦书记坐过的藤椅·····	黄同甫(126)
凯歌辉耀万人心——歌手的话·····	仇学保(128)
要弹就弹给毛主席听(彝族)·····	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搜集(129)
毛主席站起来比天高(苗族)·····	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搜集(130)
锻造工之歌·····	韩贵新(131)
公社渔歌·····	郑德明(132)
战风雪·····	石若磐(133)
渔民新村·····	胡同伦(134)
春 雨·····	林 澍(135)
放 筏·····	谢克强(136)
试 水·····	李 瑛(137)
要做革命好后代·····	许守民(139)
擦星星·····	李 志(140)
怀念总理恨妖贼·····	天安门诗抄(142)
母亲为儿子请罪——为安慰孩子们而作·····	绿 原(143)
毛竹的根·····	牛 汉(144)
生 命·····	曾 卓(145)
锯的哲学·····	流沙河(146)
诗·····	穆 旦(147)
自 己·····	穆 旦(148)
秋·····	穆 旦(149)
停电之后·····	穆 旦(151)
虞美人·呆坐·····	李 锐(152)
病·····	李 锐(153)
哭周总理·····	聂绀弩(154)
辛之赠印·····	聂绀弩(155)
准备过春节·····	邢 奇(156)
想起了妈妈·····	王爱民(157)
痛苦颂·····	佚名(159)

让我们把一切假面都撕掉吧——我的宣言	张大伟(160)
坑和人	吴阿宁(162)
黄 昏	食 指(163)
酒	食 指(164)
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	多 多(165)
无 题	多 多(166)
手艺——和玛琳娜·茨维塔耶娃	多 多(167)
致渔家兄弟	芒 克(168)
街	芒 克(169)
候鸟之歌	北 岛(174)
太阳城札记	北 岛(175)
寄杭城	舒 婷(177)
海滨晨曲	舒 婷(178)
悼——纪念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	舒 婷(180)
冬天的河流	顾 城(181)
太阳照耀着	顾 城(182)
歌	江 河(183)
冬	江 河(184)

戏 剧

红色娘子军(唱段)	中国舞剧团集体改编(185)
白毛女(唱段)	上海市舞蹈学校集体创作(187)
奇袭白虎团(唱段)	山东省京剧团集体改编(188)
海港(唱段)	上海京剧团集体改编(189)
杜鹃山(唱段)	北京京剧团改编(190)
红灯记(选场)	中国京剧团集体改编(191)
智取威虎山(选场)	上海京剧团集体改编(200)
沙家浜(选场)	北京京剧团集体改编(202)

散 文

灵芝草	刘亚舟(214)
“半边天”	卫干斌(220)
明年春天再来	茹志鹃(225)
吃 酒	丰子恺(230)

两个月工钱——志丹县旦八公社张台庄大队(节选)	
.....	党支部书记贾成俊家史组(233)
纺织工人的仇根(节选)	潘其宝(236)
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——铁人王进喜(节选)	
.....	大庆革委会报导组 新华社记者(240)

新时期文学

小 说

班主任	刘心武(246)
爱,是不能忘记的	张 洁(263)
大 坂	张承志(274)

诗 歌

鱼化石	艾 青(287)
回 答	北 岛(289)
悬崖边的树	曾 卓(291)
华南虎	牛 汉(292)

散 文

大雁情(节选)	黄宗英(294)
冒险记幸	杨 绛(303)
怀念萧珊	巴 金(309)

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

小 说

透明的红萝卜(节选)	莫 言(317)
小鲍庄(节选)	王安忆(326)
你别无选择(节选)	刘索拉(329)
爸爸爸(节选)	韩少功(332)
山上的小屋	残 雪(335)
烦恼人生(节选)	池 莉(338)

诗 歌

尚义街六号	于 坚(343)
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	海 子(346)

女人(六首)..... 翟永明(347)

散 文

我与地坛..... 史铁生(353)

戏 剧

魔方(节选)..... 陶骏,等(366)

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

小 说

一地鸡毛..... 刘震云(372)

动物凶猛(节选)..... 王 朔(406)

活着(节选)..... 余 华(418)

废都(节选)..... 贾平凹(428)

酒国(节选)..... 莫 言(437)

丰乳肥臀(节选)..... 莫 言(449)

长恨歌(节选)..... 王安忆(460)

新世纪文学

小 说

一句顶一万句(节选)..... 刘震云(482)

扎根(节选)..... 韩 东(492)

万寿寺(节选)..... 王小波(498)

斯巴达——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(节选)..... 康 赫(503)

你以为你能走多远?..... 陈 卫(507)

诗 歌

新 年..... 胡续东(519)

绝句(三首)..... 王 敖(520)

雪山短歌(选章)..... 马 骅(521)

冬天的信——给马骅..... 马 雁(523)

儿童文学

幼稚园上学歌..... 黄遵宪(524)

无猫国..... 郑振铎缩写(525)

童年时代的朋友·芦鸡·····	任大霖(526)
城南旧事·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·····	林海音(528)
草房子(节选)·····	曹文轩(530)
笨狼的故事·坐到屋顶上·····	汤素兰(533)
春雨乳牙·····	王立春(535)
蝓蝓风·····	王立春(536)
到你心里躲一躲·····	汤 汤(537)

“十七年”文学

小说

创业史(节选)

柳 青

第一章

早春的清晨，汤河上的庄稼人还没睡醒以前，因为终南山里普遍开始解冻，可以听见汤河涨水的呜呜声。在河的两岸，在下堡村、黄堡镇和北原边上的马家堡、葛家堡，在苍苍茫茫的稻地野滩的草棚院里，雄鸡的啼声互相呼应着。在大平原的道路上听起来，河水声和鸡啼声是那么幽雅，更加渲染出这黎明前的宁静。

空气是这样的清香，使人胸脯里感到分外凉爽、舒畅。

繁星一批接着一批，从浮着云片的蓝天上消失了，独独留下农历正月底残余的下弦月。在太阳从黄堡镇那边的东原上升起来以前，东方首先发出了鱼肚白。接着，霞光辉映着朵朵的云片，辉映着终南山还没消雪的奇形怪状的巅峰。现在，已经可以看清楚在刚锄过草的麦苗上，在稻地里复种的青稞绿叶上，在河边、路旁和渠岸刚刚发着嫩芽尖的春草上，露珠摇摇欲坠地闪着光了。

梁三老汉是下堡乡少数几个享受这晨光的老人之一。他在亮天以前，沿着从黄堡通县城的公路，拾来满满一筐子牲口粪。他回来把粪倒在街门外土场里的粪堆上，女儿秀兰才离开暖和的被窝，胳膊上挂着书兜，一边走着，一边整理着头发夹子，从街门里出来，走过土场，向汤河边去了。老婆也是刚起来，在残缺的柴堆跟前扯柴，准备做早饭。

梁三老汉提着空粪筐走进小院，用鄙弃的眼光，盯了梁生宝独自住的那个草棚屋一眼。他迟疑了一刻，考虑他是不是把这位“大人物”叫醒来；但是在生宝的草棚屋背后那个解放后新搭的稻草棚棚里，独眼的老白马大约听见老主人的走

步声了吧，呱呱地叫着，那么亲切。老汉终于忍住一肚子气，把粪筐气恨恨地丢在草棚屋檐底下的门台上，向马棚走去了。

过了一刻，老汉手里换了长木柄耙，重新出现在街门外的土场上。他开始推着互助组锄草时拣回来的稻根。这是他套起独眼老白马，曳着碌碡碾净土的，再晒两天就晒干了。晒干了就好烧啊！

“睡着吧，梁老爷！睡到做好早饭，你起来吃吧！”老汉在心里恨着生宝，“黑夜尽开会，清早不起来，你算啥庄稼人嘛？”

生宝黑夜什么时候从外头回来，他不知道；老汉为了给独眼白马添夜草方便，独自睡在马棚的一角砌起的小炕上。他脑里思量：“我让你小子睡在干净的草棚屋里，你小子还不给我过日子？常就这个样子，看我常给你小子当马夫不？……”

“梁三叔，秀兰上学走了没？”

老汉抬起头，是官渠岸徐寡妇的三姑娘改霞。啊呀！收拾得那么干净，又想着和什么人勾搭呢？老汉心里这样想。

“走了。”他低下头才说，继续推着稻根，表示不愿意理睬她。

徐改霞轻盈的脚步，沙沙地从土场西边的草路向汤河走去了。

老汉重新抬起头来，厌恶地眯缝着老眼，盯盯那提着书兜、吊着两条长辫的背影。然后，他在花白胡子中间咕噜说：

“你甭拉扯俺秀兰！俺秀兰不学你的样儿！你二十一岁还不出嫁，迟早要做下没脸事！”

这徐改霞，她爹活着的时候，把她订亲给山根底下的周村。解放那年，人家要娶亲；她推说不够年龄，不嫁。等到年龄够了，她又拿包办婚姻作理由不去，一直抗到二十一岁。不久以前，政府贯彻婚姻法的声浪中，终于解除了婚约。在梁三老汉看来，只有坏了心术的人，才能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。他担心改霞会把他的女儿秀兰也引到邪路上去。秀兰的未婚女婿在解放那年参了军，眼下在朝鲜，想着早结婚，办得到吗？

老婆从白杨树林子中间的泉里汲了一瓦罐水，顺墙根走过来了。正好！

“我说，你！……”老汉开了口，望着终南山下散布着大小村庄的平原，努力抑制着怒火。

老婆见老汉两道眉拧成一颗疙瘩，惊讶地放下水罐站住了。

“啥事？又把你恨成那样子……”

“我说，你！……”老汉提高了声音，已经开始凶狠起来了。“我说，宝娃你管不下，秀兰你也管不下？”

“秀兰又怎了？”

“我并不是和你拍闲啦啦哩！老实话！秀兰可是我的骨肉哇！是我把她定亲给杨家的。眼下我还活着哩！不许她给我老脸上抹黑！”

“摸不着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告诉秀兰！少跟徐家那三姑娘扯拉！”

“噢啊！”老婆这才明白地笑了。事情并不像老汉脸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。她那两个外眼角的扇形皱纹收缩起来，贤亮地笑了。“那又不是啥病症，能传给咱秀兰吗？”

“你甭嘴强！怕传得比病症还快！”

“秀兰变了卦，你问我！”

“到问你的时光，迟了！”

“那么怎么办呢？她和人家上一个学堂……”

“干脆！秀兰甭上学啦！”

“你说得可好！杨明山在朝鲜立了功，当了炮长。正月间，大伙敲锣打鼓上他家贺喜，你听说来没？往后朝鲜战事完了，人家从前线回来，嫌咱闺女没文化，这就给你的老脸擦上粉啦？是不是？”

老汉有胡子的嘴唇颤动着，很想说什么话，但肚里没有一个词句了。他干咳了一声，重新伸出耙筢摊稻根了。在老婆进了街门以后，他停住了手，呆望着被旭日染红了的终南山雪峰，后悔自己不该拿这事起头；他应该直截了当提出生宝清早睡下不起的事来。他抱怨自己面太软，总不愿和生宝直接冲突；其实，就算他在党，他还能把老人怎样？

梁三老汉摊完了稻根的时候，早晨鲜丽的日头，已经照到汤河上来了。汤河北岸和东岸，从下堡村和黄堡镇的房舍里，到处升起了做早饭的炊烟，汇集成一条庞大的怪物，齐着北原和东原的崖沿蠕动着。从下堡村里传来了人声、叫卖豆腐和豆芽的声音。黄堡镇到县城里的马路上，来往的胶轮车、自行车和步行的人，已经多起来了。这已经不是早晨，而是大白天了。

老汉走进小院，把耙筢斜立在草棚屋檐下。他朝着生宝住的草棚屋，做出准备大闹特闹的样子站定了：

“日头照到你屁股上了！还不起来吗？梁伟人！”

屋里没一点动静。

“预备往天黑睡吗？”他提高了嗓音。

“你那是吆呼谁呢？”老婆在旧棚屋烧着锅问。

“咱的伟人嘛！谁能睡到这时不起呢？”

老婆手里拿着拨火棍，走到门口，忍不住笑。

“你掀开门看看，宝娃还在屋里不？”

老汉掀开门一看,果然,炕上只剩了一个枕头,连被子也带起走了。

“到哪里去了?”老汉转过身来气呼呼地问,“县里开罢会还没一月,又到哪里去了?”

“你不知道吗?”老婆笑着说,“区委上王书记在咱家住了那么些日子,帮助互助组订生产计划。你没听说今年要换另一号稻种吗?他到郭县买那号稻种去了。……”

“啥时候走的?”老汉从他紧咬的牙缝里问,气歪了脸。

“你拾粪不在的时光。”

“为啥不和我说?”

“他说他和你说了……”

“说了!说了!说了我不叫他去嘛!你为啥叫他走了哩?啊?你母子两个串通了灭我老汉啦?我是你们的什么人哇?是你们雇的伙计吗?你娘母子安的啥心眼哇?……”

老汉大嚷大叫,从小院冲出土场,又从土场冲进小院,搦得街门板呱嗒呱嗒直响。他不能控制自己了,已经是一种半癫狂的状态了。生宝不在家,正好他大闹一场。再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!

“不行!”他甚至在街门外的土场上暴跳起来,“只要我梁三还有一口气活着,不能由你们折腾啊!老实话!”他又跳了一跳。

老婆衣襟上沾着柴枝,手里拿着拨火棍,慌了。她看出老汉这些日子总是撅着个嘴不高兴,但是她还没想到:老汉会为这事爆发得这样厉害。老汉一口一声“你们”,这是把她和儿子一样看哩。但她还是努力忍耐着,试图使老汉平静下来。

“你甭这么闹哄吧!他爹!”她尽量温和地说,“我常给生宝说哩,叫他甭惹你生气。他说,他就是把嘴说破,你的老脑筋还是扭不过弯儿来嘛。他说,只要他做出来了,你看见事实了,那你就信服他了。我个屋里家,能懂得多少呢?你这个闹法,不怕人家笑吗?”

“做出来了?白费劲!”老汉向着汤河北岸的下堡村,大声吼叫着,好像他是对那里的八百多户人说话一样。“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?听说过吗?……”

老汉看也不看老婆,把后脑壳给她。但老婆仍然解劝:

“就是没见过嘛!可是王书记看咱宝娃为人民服务热心,叫他领带的互助组试办哩。他是个党员,怎能不遵?”

“他为人民服务!谁为我服务?啊?”老汉冲到老婆面前来了,嘴角里淌出白泡沫,瞪着眼睛,咬牙切齿地质问。“四岁上,雪地里,光着屁股,我把他抱到屋

里。你记得不?你娘母子的良心叫狗吃哩?啊?我累死累活,我把他抚养大,为了啥?啊?”老汉冤得快哭起来了。

好像一个什么尖锐的东西,猛一下刺穿了生宝妈的心窝。她瞪着眼睛惊呆了。随后,她哇一声哭了。她丢开吵闹的老汉,冲进街门,趴到草棚屋的炕沿上,呜咽啜泣去了。老汉第一次在不和的时候,拿二十几年前的伤心事刺她,她怎么也忍不住汹涌的眼泪啊!

梁三老汉在街门外面,破棉袄擦着泥巴墙蹲下来了。现在,他不再吵闹了。但他还在生气,扭着脖子,歪着戴破毡帽的头。

邻居们被他的吼叫声召集起来了。任老四和他的婆娘,死去的任老三的寡妇和儿子欢喜,还有早先瞎了眼的王老二的老婆,儿子栓栓和媳妇素芳……纷纷丢帽落鞋地向梁三老汉的草棚院奔来劝架。早已创起家业的梁大老汉,已经有十来年不卖豆腐了;当两个儿媳妇向这草棚院跑的半路上,头发和胡子斑白了的秃顶老汉,叫住了她们。

“你们跑去做啥?”土改中被划为富裕中农的梁大老汉挺神气地说,“那草棚院往后吵嘴干仗的日子多哩!你们见天往那里跑呀?你三叔是把白铁刀,样子凶,其实一碰就卷刃了。他要是真残刻,管不下个生宝?!甬去哩!回来!”

姓任的几家女人们跑进草棚屋安慰生宝他妈去了。男人们在街门外面围住梁三老汉劝解。

“亥!你们这是为啥嘛?”也是跑终南山压弯了水蛇腰的任老四,大舌头嘴里戳着唾沫星子说,“三哥!老都老了,干起仗来了?亥!亥!……”

“三叔,”十七岁的欢喜在梁三老汉面前蹲下来,把心掏出来安慰,“三叔,你甬生那大的气嘛!”

“亥!老都老了,为啥……?”四十几岁的任老四弯着水蛇腰,异常地焦急;他肚里一片好心肠在翻滚,就是嘴不会说话。

梁三老汉蹲在地上,挠勾着脖子,气愤地往土地上唾着白泡沫,一声不吭。他对这些人也反感。他们都是梁生宝互助组的基本人。他们土改后光景依然困难,仗着互助组扶帮着做庄稼哩。他早就明白:他的儿子生宝,现在是为他们的光景奔忙哩……

在春季漫长的白天,蛤蟆滩除了这里或那里有些挖荸荠的和掏野菜的地,地里没人。雁群已经嗷嗷告别了汤河,飞过陕北的土山上空,到内蒙古去了。长腿长嘴的白鹤、青鹳和鹭鹭,由于汤河水混,都钻到稻地的水渠里和烂浆稻地里,埋头捉小鱼和虫子吃去了。

日头用温暖的光芒,照拂着稻地里复种的一片翠绿的青棵。在官渠岸南首,桃园里,赤条条的桃树枝,由于含苞待放的蓓蕾而变了色——由浅而深。人们为

了护墓,压在坟堆上的迎春花,现在已经开得一片黄灿灿了。

春天呀,春天!你给植物界和动物界都带来了繁荣、希望和快乐。你给咱梁三老汉带来了什么呢?

他现在独自一个人,枕着自己的胳膊,躺在官渠岸南边大平原的麦地里,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他等于没有吃什么早饭,肚里也不饿。他一口又一口咽着自己的唾沫水,润湿着干枯的喉咙。

他躺在松软的黄土和柔嫩的麦苗上,手里不停地把土块捏面。他仰望着无边蓝天上,几朵白云由东向西浮行。一只老鹰在他躺的地方上空盘旋,越旋越低。开头,老汉并不知觉,后来老鹰增加成四只、五只,他才发觉它们把他当做可以充饥的东西了。

“鬼子孙们!我还没死哩!”他坐起来,愤怒地骂道。

老鹰们弄清楚他是个活人,飞到别处觅食去了。

梁三老汉是无目的地跑出来,躺在田地里的。他想到什么地方去,和什么人在一块蹲一蹲,把窝在心坎的郁闷倒一倒,然后再回家去。但他这样躺了好久,还想不到他该到哪里去找谁,才不至于惹人笑。家丑不可外扬呀!

他本来没准备提二十几年前的伤心事。那些关于老婆和生宝进他门的伤感情的话,是他由于愤怒失去了理智的一刹那,冲口说出来的。刺痛了老婆的心,他才悟到不该提那层事;揭别人的疮疤,不管关系怎么深,都是不好的。但他和老婆闹仗,他并不后悔。这是他蓄谋好久的,一直在瞅着一个适当的时机爆发。他想,他一闹,让生宝的亲娘扯他的腿,比他和养子直接冲突要好些。但是他的一句过火的话,惹得老婆哭哭啼啼,他恨自己的愚鲁,没有自制力。

一阵辟辟叭叭的鞭炮声,在官渠岸的小巷里爆发了,惊动了梁三老汉。

“噢噢,架梁啦!”老汉在麦地里坐起来,用手齐眉搭起棚望着,情不自禁的开口说,“架梁啦!架梁啦!蛤蟆滩又一座新瓦房……”

他想:“我也到那里去看看……”

稻地的南边有一条主渠,所有下堡村对岸的稻地用水,都从这条渠里来,所以叫做官渠。官渠南岸是旱地,地势比稻地高,有四五十户人家沿渠岸形成一条小街,人们按地势叫做官渠岸。解放后,人民政府把散布在稻地里的从各村移来的四十来家佃户和贫农,同这官渠岸划成一个行政村,属下堡乡所管,列为第五村。

盖房的是富裕中农郭世富,是梁三老汉顶羡慕的人。那弟兄三人当年跟老郭从下堡村西边的郭家河,移住到这蛤蟆滩来,在财东家的地上打起四堵土墙,搭成个能蔽风雨的稻草庵子,就住下来了。现在人家是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,几十亩稻地的庄稼主,在三合头瓦房院前面盖楼房了。前楼后厅,东西厢房,在汤河上的庄稼院来说,四合头已经足了。梁三老汉几十年来只梦想着能恢复起他

爹盖的那三间房,也办不到呀!

啊呀!多少人在这里帮忙!全滩的人在这里看热闹!新刨过的白晃晃的木料支起的房架子上,帮助架梁的人,一个两个地正在从梯子上下地,木匠们还在新架的梁上用斧头这里捣捣,那里捣捣,把接缝的地方弄得更合窍些。中梁上挂着太极图,东西梁上挂满了郭世富的亲戚们送来的红绸子。中梁两边的梁柱上,贴着红腾腾的对联,写道:“上梁恰逢紫微星,立柱正值黄道日”,横楣是:“太公在此”。这太极图、红绸子和红对联,贴挂在新木料房架上,是多么惹眼,多么堂皇啊!戴着毡帽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脑袋,戴着黑制帽和包头巾的年轻人的脑袋,还有留发髻的、剪短发的和梳两条辫的女人们的脑袋,一大片统统地仰天看着这楼房的房架。梁三老汉把自己穿旧棉衣的身体,无声无息的插进他们里头,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,连他左右的人也没扭头看看新来了什么人。他在大伙中间,仰起戴破毡帽的头看着。

现在,木匠们把斧头或推刨插进腰带里,也从梯子上倒爬下地了。郭世富、世运和世华弟兄三人,分头邀请匠工们、送礼的亲戚们和帮忙的邻居们,到后院里入席;从那里发出来煮的和炒的猪肉的香味,强烈的、醉人的烧酒气味。人群中发生了紊乱。大部分看景的人走开了,有一部分人被事主家拉住了,不让走。许多人推说要等第二轮坐席,让匠工和亲戚先坐,因为他们有的要做活,有的要回家。

那是富农姚士杰,生得宽肩阔背,四十多岁的人像三十多岁一般坚实,穿着干净的黑市布棉衣,傲然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。他的一双狡猾的眼睛,总是嘲笑地瞟着看景的人。他那神气好像说:“你们眼馋吗?看看算罗!甭看共产党叫你们翻身呢,你们盖得起房吗?”梁三老汉从姚士杰的脸上看得出:富农是这个意思。准是这个意思!一点不错!他知道姚士杰这人,不管面子上装得多老实、多和善,心里总是恶狠的。姚士杰他爹活着的时候,就是这样的。人不离种子!

啊!那是郭振山!多大汉子高耸在人群中间,就像仙鹤站在小水鸟中间一样,宏亮的嗓音在和聚在他周围的人谈论着什么。他是村里的代表主任,四九年的老共产党员,在村里享有最高的威望。梁三老汉知道,郭振山和姚士杰是这村里的一对厉害公鸡,经常在一块啄的。解放前,郭振山啄不过姚士杰;解放后,姚士杰可啄不过郭振山了。在土改的当儿,富农有一阵子很服了软;但过后嘴虽不硬了,心里还是硬的。现在,这两个仇人一同在郭世富家做客了,而且都等着第二轮坐席。真是要强的人!

“你在你的党好哩!”梁三老汉在心里恭敬地对郭振山说:“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?俺生宝不是那种和人争气的人。你把他拉进去,叫我老汉怎弄哩?你弟兄三个,外头有人干事,屋里有人种地,你们积极得起啊!”但是老汉光

在心里这样想,嘴里却不敢这样说;他在地多的人和能干的人面前,有一种难以克制的自卑感。

噢噢,郭二老汉也在这里!老天爷,他这么大年纪也从上河沿跑来看架梁!你看他头发胡子雪白,扶着棍站在那里。做了一辈子重活的人啊!腰像断了脊骨一样,深深地弯下去了。在稻地里的住户里头,梁三老汉最心服、最敬仰这老汉——当年从郭家河领着儿子庆喜来到这蛤蟆滩落脚,只带着一些木把被手磨细了的小农具:锄、镢头和铁锹……,现在和儿子庆喜终于创立了家业,变成一大家子人了。郭庆喜贪活不知疲劳,外号叫“铁人”;又是个孝子,记住自己五岁离娘的苦处,见天给老爹爹保证二两烧酒,报答当年抚养的恩情。梁三老汉看见这个心好命也好的老人,想起养子生宝对自己的不孝敬来,冤得简直要落下泪来了。他凑到郭二老汉跟前去,这正是听他倾吐郁闷的适当的人。他老人家不会把别人的家务纠纷当趣话闲摆弄的。

没有受到邀请吃席的闲人们,由郭世富盖得这楼房,议论起村中的住宅情况:人们住在土墙稻草棚里,春天只怕大风揭去棚顶的稻草,秋天又担心霖雨泡倒土墙。不知到什么年代,家家都能盖起瓦房,就好了。但是怎么能打郭世富那么多稻谷呢嘛?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啊!要是家家都能像郭世富那样,套起胶轮车拉着稻谷到黄堡镇去卖,那就好了。谁有那么多地哪?要是每一株稻禾长得和柿树一样高大,收获时“稻树”底下铺上席,用长竹竿打,多好呢?笑话!梦想!简直是胡拉乱扯!说得太不着边际了!稻子怎么能长成树呢?

“哈哈……”十几个长胡子和不长胡子的嘴巴,大张着朝蓝天笑。

笑毕,有人发现梁三老汉和郭二老汉站在一块,互相问候着牙齿脱落的情况。有一个喜欢开玩笑的小伙子名叫孙志明,突然大声呼吁乱杂杂地站在街上的人安静下来,然后他像这个闲人会议的主持人一样,严肃地宣布:

“咱们大伙都甭乱嚷嚷哩。只有人家这老汉,”孙志明很不恭敬地用指头指着梁三老汉,“恐怕很快就要盖楼房啦!”

“哈哈……”人们又笑起来了。

一个恶作剧的中年人,丝毫没有一点敬老的自觉,竟然一声不响地走去,伸手一把抓住梁三老汉头上戴的旧毡帽。

“甭乱!甭乱!”梁三老汉双手按住帽子,央求着。

“不!放手!让大伙看看,你的脑袋到底比俺们平常人大多少。据说贵人头大,可是从来也没仔细看过……”

直至羞愧得梁三老汉红了脸,宣称要是再不放手就要破口,加上郭二老汉的劝教,那只无情地抓着毡帽的手才松开了。人们用各种眼光——有的同情、有的好笑、有的漠然——望着梁三老汉卑微地把自己的毡帽戴正。人们这样不尊重